

明·徐

紘編

明臺靖三十年武進王氏刊本

# 皇明名臣琬琰錄

文海出版社  
印行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九

吏部尚書忠肅王公言行錄

楊尚寶

王翱字九皋直隸鹽山人進士歷仕永樂成化間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公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丙午廬陵楊文貞公薦陞監察御史乙卯陞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勅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簡行伍老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

之經募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糴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拔起為夷狄所憚

景泰壬申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公威望素重蠻夷聞公至大懼公略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叅將范信有才畧因事章職公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癸酉遷吏部尚書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欲用公公力辭薦所知

上問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賢與臣處久終始如此本

人也遂復賢于閭大見親信公之力也

上每用人必詢於公公亦以用賢報國爲已任嘗言北方人老實可用是北方進用多公推較然未嘗使其人知爲已功

姚夔撰行狀

辛未曹欽反夜執李文達于東長安砍傷其首血流滿面奔公卧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並行狀

公出而撫治于名方岳窮邊塞南若江右廣海摧沮豪俠寧帖蛋獠西若關陝羌戎服其令東若遼碣夷酋攝其義惟夷與羌嘗附和北虜儼抗滔天猾夏而公所屹若鉅防可遏懷襄之勢蓋

皇朝用公跡踐三陟而譽達四邊於是召正銓衡閱景  
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公任遇無改然而柄雖重  
門無私謁祿雖厚家無濫積可謂玉潔不污金真不  
瑕者焉劉定之撰送致仕序

公爲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禮守法法一  
豪不苟且事無鉅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  
寢食不遑坐以待旦第宅三十餘年不改於舊公餘  
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  
苞苴不敢近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  
遭變故無他虞公於恩讎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  
思讎之地耶李文達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  
而敬授而殺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又曰王公凡處

事則無滲漏行狀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塑像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襲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水東日記

惟忠肅公松栢之姿鐵冠岳岳都憲攸宜三撫外服亦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宮師淡然無欲不識羗姬而況芭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彭韶撰贊少保李文達公言行錄賢

同前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少保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

公美姿貌年十八始入學讀書登進士第使山西見

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始爲驗封主事轉文選郎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景泰即位公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歲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陳敬宗見之以爲至論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乃命行人齎勅帛聘之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能自撓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點起拜

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決章奏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公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爲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絕之公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最是禮部請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得不佳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講讀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提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右貴近譖公多妄言

上遂踈公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公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拈怨公曰若除此弊怨亦不辭先是吏部舉布政賈銓可大用上命公觀之以貌不稱名對乃以爲副都御史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羣議方息五年四月

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無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

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並天順日錄

吉祥之姪曹欽爲變公被傷不出加太子少保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得公力止

今上即位歷陞少保華蓋殿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戌遭父喪乞終制不許公爲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密居位號崇尚正學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

河岳之英鍾爲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真淳潛心六籍濯舊來新不二以止乃翕而信受知

英皇忠信日親密勿惟惺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元

勲彭韶撰贊

德足以附衆量足以容物學問則師古而通今儀度則淵止而山屹早貳秩於銓衡遽起居於密勿聳百僚之具瞻偉朱衣而赤黻預斷國是十有餘祀而寵恩執得而比肩位列三孤祿享萬鍾而富貴獨得以兩全蒼生素望乎霖雨賢才多賴乎推遷履險如夷卒免危顛蓋惟小人之間不行而君子之論具在雖不永年抑亦奚害澄江文集

刑部侍郎林公言行錄

鶚

同前

林鶚字一鶚荆江太平人進士歷社景泰成化間官至刑部侍郎卒年五十四

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知

府士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請以  
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詔如其請公在蘇州僅一  
年超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即遷右布政使尋轉左  
庚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丁憂服除召爲刑部右侍  
郎公始終歷六官再守大郡二刑曹於兩京出入中  
外卒稱官守其爲御史時適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  
事之臣据撫或過其實公獨持大體略細故有所不  
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推  
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黜落  
之以沽強直名誣其取士不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  
中列疑公有私逮挺者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  
考卷驗皆如格事遂得白

英宗復辟凡前日言事臣過訐者卒左遷其官特召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得鎮江陞辭召見諭以擢用之意賜食太官兼給鈔爲道里費公至郡舉偏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調蘇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多言於大臣請按京口牒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牒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

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飭公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也聞者莫不悚服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入異其見往往用已意出入於法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恠遂息又嘗以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爲娼遏嶺南洞寇不使

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而者必歸公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研審其或未當從容請于大司寇務得其情合於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云立落撰墓誌

公事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卒以爲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甚簡言語嗜好待下過嚴而於交遊不苟合事母程淑人尤極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假以辭色有所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右家事大小一以咨決焉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篤行君子者歟

初林公之在刑部年未五十地望已駸駸出諸公右

人方冀其大用而遽止於是其歿也予與黃公實治其喪圖籍之外囊橐蕭然今其子徽以恩補國子生而生業僅僅噫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廩雖大臣無厚蓄者公真其人矣謝鐸題神道碑後

吏部尚書文靖魏公墓志銘驥

葉文莊公盛

成化七年八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敕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勅未臨淵公先以是年九月薨于里第有司已得請如例祭葬既而其家以公遺言上臣驥死無憾愧無以報朝廷恩恤之典乞辭免